

490  
外國史學名著選

主編 吳于塵

# 普魯塔克《傳記集》選

商務印書館

外国史学名著选

普魯塔克《传记集》选

吳于廑等譯

商 务 印 书 馆

1962年·北京

本书供高等学校历史系学生使用。

外国史学名著选

吳于廑主編

普魯塔克《傳記集》選

吳于廑等譯

---

商 务 印 书 館 出 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字第107號)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裝

统一书号K11017·118

---

1962年4月初版  
开本850×1168 1/82

196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76千字

印张8.5  
印数1—41,000册

定價(9)0.44元

## 前　　言

高等学校历史专业设有史学名著选读一课，其中包括外国史学名著选读。本书的编译，即为适应这一课程的需要，目的在使学生略知若干重要著作的内容，借以扩大学术眼界，为批判地接受外国史学遗产提供资料。

本书选译的西方史学名著有：希罗多德，《历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李维，《罗马史》；普鲁塔克，《传记集》；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米涅，《法国革命史》；梯叶里，《第三等级的形成及其发展史论》；朗克，《教皇史》等。对于每种名著约选译三至五万字，大体上首尾一贯，成一单元。各书所选译的或为原书中著名章节，足以代表原书的特点；或为原书中所述的某一重要方面，有利于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除《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数种系利用已有中译本外，其余皆为新译。每种都有著者简介，扼要介绍著者生平、重要著述、史学观点以及学术影响等，也附带说明译者所据版本或其他文字译本。为便于学生阅读，译文中某些典故、制度、人物为一般教科书中所不常见者，酌加附注。附译旧注或原注繁冗为初学所不需因而删除者，亦由译者分别说明。

由于各书选译完成时间有先后，第一次印刷时，暂就已完成者先行分册付印。

吴于廑

1961年8月

## 目 次

普魯塔克簡介.....	
一、梭倫傳.....	7
二、阿基斯傳.....	44
三、提比略·格拉古傳.....	62
四、阿基斯、克利奧米尼、格拉古兄弟合論.....	82
譯名對照表.....	87

## 普魯塔克簡介

普魯塔克是公元一至二世紀的希腊作家（約公元46—120年），生于彼奥提亚的克罗尼亞。少时游学雅典，受过修詞、哲学、科学等训练。后来到罗马讲过学，研究过罗马历史。据说，他还教过图拉真的哲学，做过哈德良的师傅。虽然研究普魯塔克的学者，对这些傳聞不尽置信，但是不論怎样，他显然得到这两个罗马皇帝的重視，并且受过他們的恩寵。图拉真曾經授以执政官級位，哈德良又曾派他做过希腊财务使。他一生的大部時間是在本乡度过的，一面著书讲学，一面参与地方政治。他曾做过克罗尼亞的行政官，又做过达尔斐阿波罗神托所的祭司。除罗马和意大利各地外，他还到过希腊本土的历史名城、埃及和小亚細亚，留心各地的历史資料和人物傳說。因此見聞很广，是当时一个頗为博洽的学者。

普魯塔克是古代的多产作家之一。据他儿子所輯著作目录，共达二百七十七种，其中約一百三十种已經散失，有一部分是伪书。目前傳世之作可大体分为两类：一为《道德論集》，多为对话或論难体，包括倫理、宗教、哲学、科学、政治、文学等方面的探討，內容极为广泛。另一为《傳記集》，普魯塔克自名为《合傳》，包括希腊、罗马名人傳記五十篇，另有若干篇則早經散失。虽然普魯塔克主要的不是历史学家，而是道德学家，但是流傳后世最广的，却是他的《傳記集》而非《道德論集》。从文化史方面說，他的《道德論集》对于研究历史的人也仍然是有用的。这不仅因为它反映当时的道德思想和学风，而且由于作者的博聞强記，保留了許多原著

已佚的希腊詩和戏剧的引文。

在《傳記集》中，有四十六篇是名副其实的合傳体，除《阿基斯傳》、《克里奧米尼傳》、《提比略·格拉古傳》和《蓋約·格拉古傳》两傳是四傳对比者外，其余各篇都是以一个希腊人的傳和一个羅馬人的傳并列，两傳对比，共为二十三列，附以合論（少数合論已佚）。另四篇为单独的傳記。現在各傳的排列，都以希腊人的年代順序为准，但这并不一定符合普魯塔克原来写作的次序。《傳記集》大体成于他的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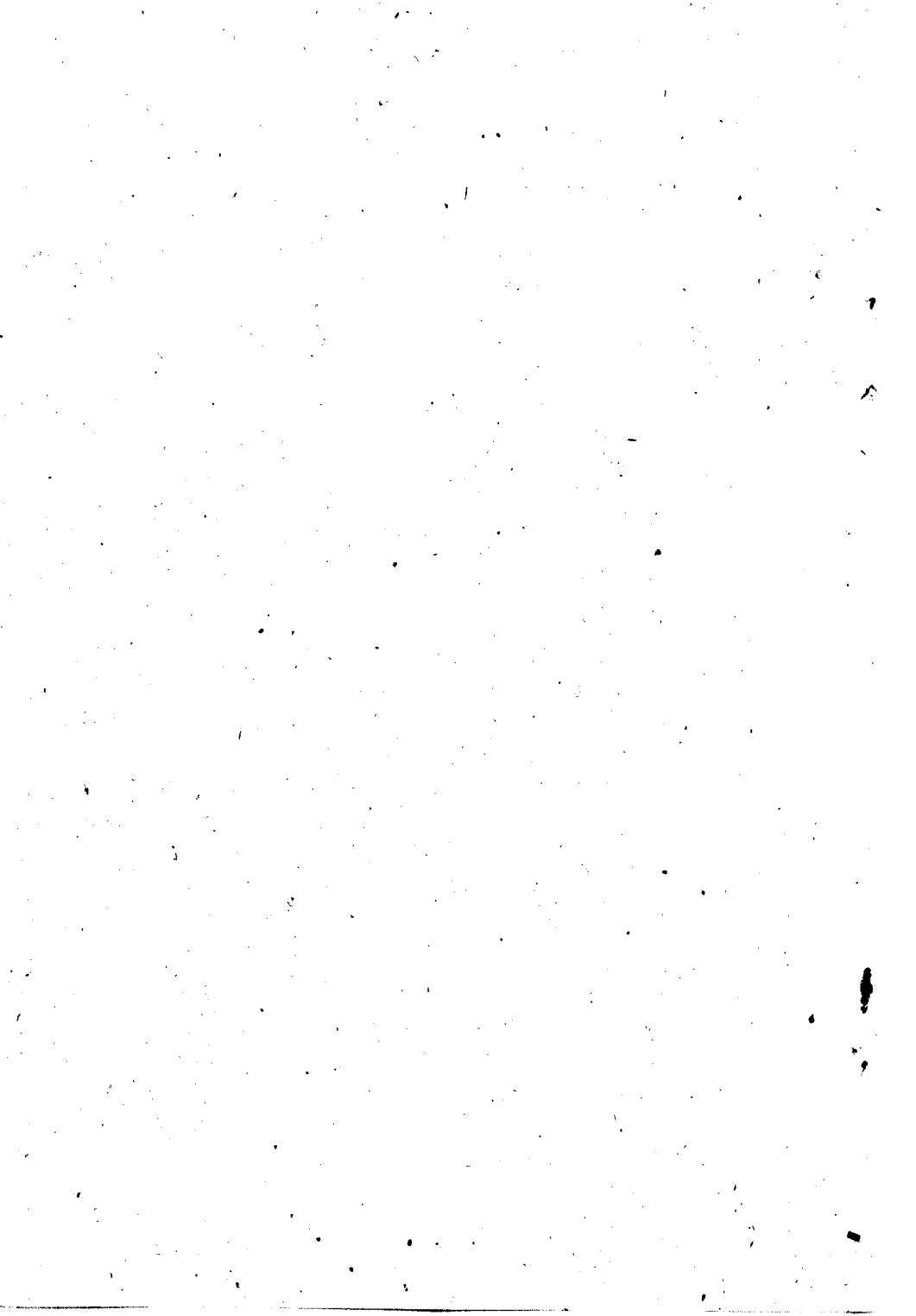
普魯塔克的哲学思想属于折衷学派，兼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噶以至毕达哥拉斯各派之說，对倫理哲学最感兴趣。他认为人生应当受理性的节制、中庸、克己、近情、符合人道、不慕荣华和虚誉。虽然他处于罗馬奴隶制帝国早期的繁盛时代，但是对于奴隶主的为富不仁，对待奴隶的冷酷，已能根据人道精神，提出溫和的批判。他之所以写作希腊、羅馬名人的傳記，与其說是为了写历史，不如說是为了通过这些人物的評述，发挥他的倫理思想。因之所写各傳都表现了这一特点，即詳于个人的性情、行事，略于社会背景；而且在叙述之中，常常斜逸横出，不惜打乱历史的綫索，夹杂許多道义評論。在取材方面，普魯塔克虽然宏富惊人，但远不能遵守历史学家应有的謹严，常常把傳聞之詞，談助之資，不加审別地予以罗列。他不能閱讀拉丁文文献，晚年虽曾学了一点拉丁文，但很淺薄，因之罗馬各傳的取材，又次于希腊各傳。他深信希腊傳統优越，但对夺去希腊独立的羅馬，却又乐于称述。在希腊各邦中，对于斯巴达的制度、风习、人物，他随处都流露同情；对于希罗多德之夸耀雅典，则頗为不滿。普魯塔克在当时奴隶主阶级中是有教养和比較开明的人物，一方面同情历史上人民群众反对

富有阶级的斗争，一方面又认为群众的力量是盲目的，不如杰出人物的睿智。因之在《梭伦传》中，一再点醒梭伦是为了群众而又不附和群众；在阿基斯和提比略等传中，则把他们之所以身受横祸，归之为群众斗争的悲剧。

普鲁塔克善于描述人物的性情和行动，以许多遗闻轶事为之点染，使读者印象鲜明。他的描述一般局限于表象，很少从人物背景，亦即决定人物性情和行动的客观因素提出深刻的问题，其结果必然是夸张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种重视人物个性和作用的倾向，恰好符合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要求，也符合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个性解放运动的要求，因之从文艺复兴迄至法国大革命期间，普鲁塔克的《传记集》拥有广泛的读者，为希腊古典著作中最流行的书籍之一。早在十六世纪，即已出现法文和英文译本。对于后世的个人英雄史观，这部书起了一定的影响。

《传记集》虽然有许多缺陷，但是由于它的内容包括希腊、罗马的重要历史人物，所用的材料，又有许多是已经散失、后世无从看到的文献，因此仍不失为研究希腊、罗马历史所必不可少的书籍。这里所选的几篇，是从罗叶布古典丛书布·波林的英译转译的，也参考了所谓德莱顿译本的订正本及兰洪恩兄弟的译本。波林译文所附的若干脚注，这里已全部译出。此外，为了方便初学，对一般概述希腊、罗马历史的教科书不大提到的掌故、制度之类，译者又另加了一些简单的注解。

译 者



## 一、梭倫傳

(1) 文法学家第都姆斯在答复阿斯克里庇得关于梭伦法律表的时候，曾经提到一个名叫斐洛克利者的評論，其中說，梭伦的父亲是欧弗利翁。这和其他傳述梭伦事迹者的意見不同。因为其他的人都一致地說，他是埃克色克斯提德的儿子。而埃克色克斯提德在雅典虽則資財中等，声勢平常，却是出自此邦一个最上等的家族，是柯德拉斯的后裔。据本都的赫拉克萊德<sup>①</sup>說，梭伦的母亲和庇西斯特拉图的母亲是堂姊妹。这两个人原是极好的朋友，一則因为他們是亲戚，再則也因为庇西斯特拉图少年俊美，所以有人說，梭伦非常爱他。也許就是由于这个原故，在后来，两个人的政治意見发生分歧的时候，他們的敌对关系并沒有引起强烈的恶感。旧日的交情还在他們心里纏綿着，他們还保留了以往爱情愉快的回忆：

“宙斯送来的神火，余焰还在慢慢地燃着。”<sup>②</sup>  
梭伦并不能抵制青年之美的吸引，他对爱神拿不出这样的勇敢，“象一个拳师一样，用拳足交加来对抗。”从他的詩里可以看得出这点。他又曾写下一种法律，不許奴隶作体育鍛炼，也不許奴隶有孌童；这就是把这种事列为高尙的行为，把不許下賤人做的，鼓励高貴的人去做。而且據說，庇西斯特拉图自己也有一个孌童，叫做卡

① 本都的赫拉克萊德是公元前四世紀(約当公元前 390—310 年)的哲学家兼作家，曾到雅典从柏拉图受学，著作甚丰，全佚。——譯者

② 欧里庇德斯：《巴卡》，8。

尔姆斯；他还把爱神的象供奉在体育场，即参加神圣火炬赛跑者点燃火炬的地方。

(2) 棱伦在他的父亲因为种种慈善事业而致家道衰败之后，象赫米普斯所说，本来可以找到不少愿意帮助他的朋友，可是他以为取之于人为可耻，因为他出身于一个总是帮助别人的家庭。因此，还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出外经商。有人说，他出外旅行，主要是为了获取经验和学问，不是为了赚钱。因为他是大家所公认的好学的人，在他已经很老的时候，他还说“愈老愈学得了很多的东西”。他又不是一个贪财的人，他曾说，象这样两个人，是同样富裕的：一个

“有很多银子和金子，  
有大量的田地长着麦子，  
有马和骡子；  
而另一个所有的，只够囊飧衣履，  
在有了娇妻爱儿的时候，得俯畜无虞之乐；  
再就是和这些福分相称的寿命。”

不过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

“我想有财富，但用不正当的方法取得它，  
我不愿意，正当的方法虽然慢，可是稳当。”<sup>①</sup>

固然，一个好的政治家不应当过分把自己的心思用于获取多余的财富，但也沒有理由过分地轻视享用那些必需的、使生活安适的东西。在那很早的时代，借用赫西俄德的话<sup>②</sup>，“工作不是不体面

① 贝尔克：《棱伦诗拾零》，13，第7节及以后。

② 赫西俄德：《工作和日子》，311。

的，”沒有一种行业会降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而商人的行业实际上は被人认为光荣的，因为它使人熟悉外国的地方，使人能够和外国国王交朋友，并且使人获得很多世务的經驗。有的商人是某些大城市的实际建立者，例如馬賽的实际建立者就是被倫河沿岸高卢人所喜爱的伯洛提斯。據說泰勒斯曾經經商，数学家希波克拉特也是如此；而柏拉图在旅行埃及的时候，是以卖油来筹旅費的。

(3) 因此，如果梭倫的生活方式是豪华奢侈的，如果他在他的詩里面随便談享受，不象一个哲学家，那就是由于他曾經做过商人，他经历过許多大风险，于是以种种豪华享受来作为补偿。然而他还是把自己放在穷人之列，而不是放在富人之列，这在他以下的詩里明明表現了出来：

“作恶的人每每致富，而好人往往貧穷；

但是，我們不願把我們的道德和他們的財富交換，

因为道德是永远存在的，而財富每天在更換主人。”<sup>①</sup>

梭倫做詩，最初似乎并沒有严肃的目的，只是在空閑的时候为了消遣。但到了后来，他在詩里插进了哲学的格言和許多政治的主張，并不只是为了要記載或傳述它們，而是因为这些东西可以替他的行为作辯护，有时又可以对雅典人劝善規过。又有人說，他曾經企图在他的法律公布之前，把它写成一篇英雄詩；并且說这篇詩的开始几句是：

“讓我們首先禱告克隆諾斯<sup>②</sup>的王子宙斯，

① 貝爾克：《梭倫詩拾零》，15。

② 据希腊神話，克隆諾斯乃“天”与“地”之幼子，閹割其父，天地遂分隔。娶其姊妹里亚，生德米特即地母神、波賽敦即海神、宙斯即天神和雷雨之神、希拉即天后等等。除宙斯外，皆曾被其吞食，后又吐之使出，終为諸子所制伏云。——譯者

請他給我們的法律以勝利和榮譽。”<sup>①</sup>

在哲學方面，和當時大多數的智者一樣，他所用心的主要是在政治倫理；他的自然哲學簡單而陳舊，這可以從他的下列詩句中看得出來：

“雪和雹是从云里下降，  
雷声是走在闪电的后面。  
大海被风掀起了风暴，但是如果  
安静下来，它是在一切东西中最听话的。”<sup>②</sup>

一般地說來，在當時的智者中，似乎只有泰勒斯使自己的思索超出了實用的範圍；其餘智者<sup>③</sup>之所以著名，都因為他們是卓越的政治家。

(4) 據說這些智者曾相遇于达尔斐，後又相遇于科林斯。在科林斯，拍立安得曾為他們安排了一次集會和盛宴。但是最使他們博得光榮和名譽的，是一只三腳寶座在他們之間的傳送和辭讓。那只三腳寶座曾經傳送到他們每個人的手上，每一個人都辭謝了，用謙詞轉讓給別人。據這個故事說，有幾個柯安士的漁人正當拉起魚網，幾個從米利都來的外地人向他們預買網里還沒有看得到的捕獲。起網之後，發現其中是一只黃金的三腳寶座，相傳那是海倫<sup>④</sup>在乘船離開特洛伊的時候，想起了一个古代的神諭，因而在

① 貝爾克：《梭倫詩拾零》，81。

② 同上書，9，第1—2節；和12。

③ 七個智者的名字，一般的提法是：普里安的拜阿斯，斯巴達的開倫，林都斯的克利奧布拉斯，科林斯的拍立安得，密替利尼的庇達卡斯，雅典的梭倫，米利都的泰勒斯。參看本傳第12章第4節。

④ 據荷馬史詩，海倫是斯巴達的王后，為特洛伊王子巴里士所誘，與之偕奔。希臘人以為此耻，遂聯軍攻陷特洛伊。——譯者

那里抛下去的。最初是那些外地人与漁人之間为这个宝座发生了爭执，随后是双方的城邦起来互相爭吵，最后竟至訴諸战争。这时候，阿波罗神的派特亚女祭司<sup>①</sup>就借一次神諭告訴交战的双方，說这只三脚宝座應該給最有智慧的人。因此，这只宝座首先被送給米利都的泰勒斯。柯安土人为了这只宝座和所有米利都人都打过仗，他們願意把它单独送給他。但是泰勒斯說，拜阿斯比他更有智慧，于是三脚宝座又被送到拜阿斯那里。从拜阿斯那里，它又被轉送給另一个更有智慧的人。于是三脚宝座就这样依次繞圈子，被每一个人輪流送走，又第二次送到泰勒斯那里。最后它才又从米利都送到底比斯，獻給伊斯門的阿波罗神。

可是，提奥弗拉斯图<sup>②</sup>說，这只三脚宝座首先是送給普里安的拜阿斯，其次因拜阿斯的建議，才送給米利都的泰勒斯。这样經过了所有的智者之手，直至再次送給拜阿斯，才最后被送到达尔斐。两說都是关于这个故事的比較流行的說法。但也有人說，輒轉傳送的贈品不是現在在达尔斐可以見到的三脚宝座，而是克洛苏斯送到那里的一個碗；又有人說，是巴都克利送到那里的一個大口杯。

(5) 关于梭倫和阿納卡西斯以及梭倫和泰勒斯之間的私人交往，我們听到的尤为詳細。下面是与此有关的說法。阿納卡西斯到了雅典，去敲梭倫的門，說他是个外地人，特来向他交朋友，作客人。当他听到梭倫回答不如在自己家里和人交朋友的时候，阿納

① 达尔斐阿波罗的神签所女巫称为派特亚。神附身女巫，宣示神諭，參看《阿基斯、克利奧米尼、格拉古兄弟合論》第2节注③。——譯者

② 提奥弗拉斯图(公元前 372/369—288/285 年)是逍遙学派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有影响的弟子。传世的主要著作有《植物研究》九卷，《植物推原》六卷。——譯者

卡西斯就說：“好吧，你現在是在家里，就把我當作你的朋友和客人罷。”梭倫欣賞他的這種機智，于是很親切地接待了他，同他相處了一個時期。這時，梭倫已經參與政治，並且正在編訂他的法律。阿納卡西斯在知道梭倫做的是什麼之後，就笑他，說他妄想用寫成的法律來制止公民的不義行為和貪婪；這種法律好象蜘蛛網，只能纏住那些落在網里的弱者，但是遇了富人和權貴，就會被扯得粉碎。對於這些話，據說梭倫的答復是：當雙方都不利於破壞協定的時候，人們是會遵守相互間的協定的；而他正是要為公民們制定這樣一種法律，使他們都明白，實行正義要比犯法有利得多。但是後來的結果，證明阿納卡西斯的預測是對的，而梭倫的希望落了空。也是阿納卡西斯，在參加了一次公民大會的集會之後，曾說，他很驚訝地發現，在希臘人中間，聰明人有爭訟，竟由蠢人來判決。

(6) 據說，當梭倫訪問米利都泰勒斯的時候，他表示驚訝，想不到他這位主人竟完全不关心娶妻生子。當時泰勒斯對這件事沒有答復。但是過了幾天，他弄來一位生客，裝作從雅典旅行了十天剛回來。梭倫問雅典有什么新聞，這個預先奉了指示的人回答說：“沒有別的，只看到舉行了一個青年人的葬禮，全城的人都去送葬。據說，這個青年的父親是一位德行過人、受人尊重的公民；這人未能亲自參加兒子的葬禮，據說是好久就出外旅行去了。”梭倫說：“啊，這個不幸的人，請問他的名字叫什麼？”那人答復說：“名字是聽到的，但是記不起了，只記得大家都在談論他的智慧和公正。”他的每一答復都增加了梭倫的驚恐。最後，他心情沉重地把自己的名字告訴這位生客，並且問他，那個死了的是不是梭倫的儿子。那個人說，是的。於是梭倫開始敲頭打腦，一切舉止言語都顯得他已經悲痛得不知如何才好。但是泰勒斯抓住梭倫的手，帶着微笑說：

“啊，梭倫，象你这样一个意志最坚强的人，也为此委頓不已，这就是我不娶妻生子的原故。但是你不要为这个消息伤心，因为它足假的。”据赫米普斯說，这件故事至少巴特庫斯是这样說的。巴特庫斯是一个惯于自命有象伊索<sup>①</sup>一样心灵的人物。

(7) 可是，如果由于害怕失掉就不去获得必需的东西，这既不合理，也不足貴。因为按照这一原則，一个人就会为了害怕失掉的原故，不可能从占有財富、荣誉、智慧而得到滿足。的确，即令象德行这种世界上最宝贵、最可爱的財产，也每每会被疾病和药物所夺。泰勒斯本人虽然沒有結婚，也还是不能完全摆脱忧虑，除非他不要朋友，不要亲戚，不要祖国。恰恰相反，他收了一个养子庫比斯特斯，據說是他的外甥。因为灵魂本身就有一种爱的能力；它爱，是出于自然的，正和它看、它理解、它記忆一样。它和这种能力相表里，它使自己依恋那些并非亲属的人。这种有所热望的爱，好象沒有合法继承者的一所房屋或一块地产，会被外人和非婚生子或从者所侵占。这些人既然承受着爱，也就会叫人为了他們而担惊受怕。因此你会遇到这样一些性情古怪的人，他們一面大发議論，不要娶妻生子，可是当他們看見僕人或情妇的孩子生病或者死了的时候，就会悲哀欲絕，失态恸哭。有的人甚至看見死了一只狗或一匹馬，也会陷入不应有的和不可忍受的悲愁。但是另有一些人，虽然不幸死了品德卓絕的儿子，却并不悲伤失措，而是使自己的余生符合于理性的节制。当一个人沒有受过理性的锻炼，不能忍受命运襲击的时候，使他受到无穷痛苦和恐惧的，并不是仁爱，

---

① 相传伊索是希腊寓言的作者，生于公元前六世纪，是萨摩斯岛的一个奴隶。  
——譯者

而是脆弱。这种人即使得到了他所渴求的东西，也不会享到快乐；他会经常满怀忧惧和挣扎，生怕将来失掉。无论如何，我们决不可用贫穷来防止丧失财产，用离群索居来防止失掉朋友，用不育子嗣来防止死掉儿女；只应该以理性来对付一切不幸。关于这点，在这里已经说得太多了。

(8) 当雅典人对他们与麦加拉人为争夺萨拉密斯岛而进行的战争已经感到厌倦的时候，他们制定了一条法律，规定任何人不许在将来以书面或口头的方式，提議本邦去争夺萨拉密斯，违者处死。梭伦不能忍受这种不光彩的事情。他看到许多青年人都要求采取步骤，发动战争，但是由于有这条法律，却又不敢自己采取这些步骤，于是他就装作神志失常，由他家向全城传出消息，说他象是疯了。他还私自作了一些挽歌，咏读成诵。然后他突然走到市场上，头上戴着一顶帽子，当许多人已经聚集在那里的时候，他跳上石碑，背诵他的挽歌，开头两句是：

“请注意我是从可爱的萨拉密斯来的一个传令吏，  
我要唱一首有韵的歌来代替高声的演说。”①

这首歌的题目就是萨拉密斯，内容包括美妙的诗一百节。梭伦唱完这首歌时，他的朋友们开始赞扬他，尤其是庇西斯特拉图；他鼓动公民们听从梭伦的话。于是他们把那条法律廢除了，重新开始战争，并推举梭伦为指挥。

关于这次战争的经过，一般的說法如下：梭伦与庇西斯特拉图乘船到了柯里亚海角，看見雅典全城的妇女都在那里，举行对德米特神的例行献祭。他于是派一个可靠的人到萨拉密斯去，装作一

① 只有六节多被保存下来（见贝尔克：《梭伦詩拾零》，1—3）。这些詩句責备雅典人放弃萨拉密斯，并勉励他們去为它而斗争。